

班氏春秋

● 卷二

下册 BANSICHUNQIU QILINJUDI

麒麟踞地

● 书羽耕凌／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麒麟踞地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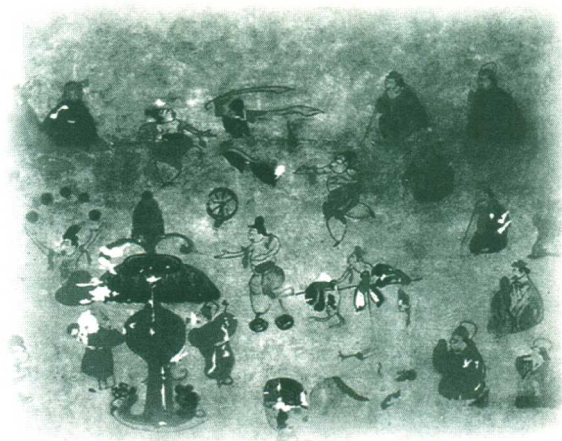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麒麟踞地

● 书羽 耕凌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麒麟踞地 / 书羽, 耕凌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8

ISBN 978 - 7 - 5426 - 2553 - 3

I. 麒... II. ①书... ②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6195 号

麒麟踞地(上下册)

著 者 / 书 羽 耕 凌

责任编辑 / 戴 俊

装帧设计 / 吴 昊

监 制 / 研 发

责任校对 / 叶 庆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500 千字

印 张 / 22.25

ISBN 978-7-5426-2553-3/1 · 328

定价: 46.00 元(上下册)

目 录

前言

第 一 回	受嘱托	望桓启蒙授顽童	1
第 二 回	悉冤情	叔皮决意助弱翁	21
第 三 回	行天道	徐令除暴施刑律	41
第 四 回	论得失	茂才抱病呈疏言	61
第 五 回	思外患	闲士献策救黎民	79
第 六 回	顾内忧	近臣主政平流寇	100
第 七 回	出阳关	莽夫挥戈追苏塞	120
第 八 回	入京师	达儒觅书识王充	140
第 九 回	受株连	窦融避祸辞司空	160
第 十 回	建功勋	班彪练勇助将军	179
第十一回	保边塞	伏波首捷五床山	198
第十二回	寻故旧	茂才再下临淮郡	217
第十三回	受诏令	布衣入府训恭王	237
第十四回	奉朝命	特使赴塞遇羌豪	255
第十五回	施道义	群英图谋除叛逆	275
第十六回	疾仇恶	众孺误撞诛敌酋	293
第十七回	假汉威	莎车王弱肉强食	313
第十八回	挟狭利	裴太守徇私误国	335

第十九回	忧国事	杜伯山临终荐贤		355
第二十回	计私怨	班仲升涉世逞能		375
第二十一回	竭所能	将军临湘扬美誉		395
第二十二回	陷窘境	侯爵壶头损英名		415
第二十三回	假承旨	宗均矫制定武陵		436
第二十四回	真受命	班彪秉旨治望都		456
第二十五回	济苍生	叔皮废私为黎民		477
第二十六回	续旧缘	仲升乔装救佳人		495
第二十七回	闻噩耗	儿郎夜奔探慈父		515
第二十八回	怨天道	老汉舍身殉恩公		533
第二十九回	念昔情	东海王欲馈师恩		555
第三十回	执密使	旧太子坦露臣心		574
第三十一回	守姻约	班仲升循道成婚		591
第三十二回	进箴言	班孟坚秉理举才		612
第三十三回	顺大势	袍罕滚暗中助汉		631
第三十四回	受切责	窦周公屈奉归第		651
第三十五回	蒙奇冤	胞兄入牢遭横祸		670
第三十六回	澄冤情	贤弟诣阙辩是非		691



第十九回

忧国事 杜伯山临终荐贤

初冬十月的一个晌午，罗氏、韩莲与家人班雍主仆三人就着庭院内的石桌，边穿针引线缝补衣衫，边一起悄声说话。忽然间，打门前传来一声问喊声：“弟妹在家吗？咱老窦看你们来了！”话音刚落，一身戎装盔甲的窦友人已到了院中。

罗氏夫人见是夫君义兄造访，忙起身施礼道：“哟，是大伯！你总这么风风火火像上阵打仗似的。啥事让你这么着急？”

“弟妹啊，为两个侄儿的事，我能不着急吗？”窦友笑着答礼。

“这么说，入太学的事已有眉目了？”罗氏问。

“是啊！我家大哥和杜伯山都应允了，只待开春便由他俩联名举荐，误不了孩子入读。”窦友显得十分自信。

窦友自随窦融东归雒阳投靠光武帝后，一直赋闲在家，虽有心为朝廷效力，却无处用功。二年前曾临时受命与马援领军赴扶风抗击匈奴立下战功，事后又闲居起来。直至去年十月，杜林接替朱浮出任大司空后，极力保荐同样闲赋的窦融出任卫尉^①兼领将作大匠^②、窦友为雒阳城门校尉^③，才使窦家双侯重入仕途。一时兄弟并典京中禁兵，风光无限遂成佳话。

① 汉代官名，九卿之一，秩中二千石，掌宫门卫士和南军诸将。

② 汉代官名，秩二千石，掌修作宗庙、宫室、陵园及其他土木营建。

③ 汉代官名，秩比二千石。西汉时，负责执掌京都城门守卫军马，隶属于南军。东汉时，职责不变，但不再隶属南军。



这日朝会后，窦友按惯例巡察雒阳十二座城门，忽然想起班家相托之事，故顺道来班府回话。

罗氏闻听顿时脸露喜色连声道谢：“这可要多谢几位大伯了，让你们费心劳神了。”

“自家侄儿的事别说谢不谢的了。”窦友爽快地说着。

“孩子他大伯，超儿他爷俩啥时能回京城？”韩氏一旁笑吟吟地过来见礼问道，“叔皮也真是的，离家许久咋就不捎点消息回来，尽在瞎忙些啥呢？”话中不免有些埋怨。

“用不着捎信，我想也该在回京的路上了。不过，说他瞎忙怕是不假。”窦友抬头望着院外，像是自言自语道。

“叔皮真要回来了？啥时能到家啊？”韩莲生性纯厚，未听出窦友的弦外之音，仍睁大眼睛问道。

罗氏陪着班彪经历过不少风雨，养成了听话听音的习惯，见窦友今日如此答话，不由警觉地问道：“大伯该是知道些什么吧？”

窦友竟一时语结，不知如何作答。

罗氏觉得事情蹊跷，越发盯着问：“大伯像早知道叔皮会白忙一场，对吧？这是咋回事？”

窦友自觉失口，瞟了罗氏一眼忙打起哈哈来。“哈哈……，我只是随口说说，没事，没事！”嘴中说着，眼神却有些飘忽不定。

“窦大爷，咱可都是家里人，有事总不能相互瞒着、掖着吧！咱老爷他们到底怎么啦？”雍丫头一旁已看出端倪也起身问道。

“哎……”窦友自知无法再搪塞，只得长叹一口气愤愤不平地说道，“给你娘仁透个实话吧，都是肖封那厮给惹得祸。”

“肖封？”罗氏、韩莲、班雍惊愕起来，“碍那肖封……什么事？”

窦友叹口气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细细叙述了一遍。

原是班彪西去敦煌不久，朝内、北庭及大汉周边地区连续发生



了几件大事。北匈奴一年内两任单于相继暴毙，宗亲为争夺王权内讧迭起。加上域内连年干旱、天灾不断，导致内部政局动荡、国力衰败。昔日盟友乌桓此时却趁机翻脸相逼，倾巢出动攻城掠地。匈奴无力抵挡被迫向北遁走千里，居于漠北深处。

光武帝刘秀见有渔翁之利，急出重兵困住乌桓都城断了其后路，又遣使前去迫降。乌桓弄巧成拙两厢走空，不得已阙诣伏殿乞降归顺。

匈奴败北和乌桓归顺，使大汉北部疆域重又出现了难得的和平局面，着实让光武帝兴奋了一阵。

这日，光武帝刘秀早早结束朝务，在黄门侍郎梁松等近侍扶持下，出了南宫大政殿，坐上銮辇，欲返北殿寝宫休息。

銮辇刚被拉动，当值谒者宗均匆匆近前跪报：“启奏陛下，侍御史肖封，说有紧要事务需面奏陛下。”

光武帝仍沉浸在四方佳讯之中，显得踌躇满志心绪不错，故不经意地玩笑道：“朕欲安宁片刻都不得如愿，但愿不要再给朕捎来恼人的消息。准他行奏吧！”

侍御史肖封在谒者宗均引领下，边随銮辇紧步小跑，边大声陈奏道：“启奏陛下，臣有本弹劾朝廷大臣。”

光武帝隔着锦帘笑呵呵地说道：“肖爱卿自河南、南阳大案之后已久不上本弹劾，今日怎会又重操旧业来？说吧，弹劾何人？”声音却已随辇远去而变得含糊。

肖封快步跟上銮辇提高声调奏禀道：“微臣有本在此，陛下御览便知。”说罢从袖中掏出锦卷，小跑着双手高举过顶。谒者宗均从旁接过递于梁松，再转呈圣上。

光武帝在辇中匆匆浏览一遍，瞬时脸色大变，高声怒斥道：“好大的胆子，封疆大吏你都敢弹劾？这疏中情由从何得来？”

肖封惶恐地隔着垂帘启禀道：“微臣是从敦煌返京的客商处探



听得到，是否属实，臣目前尚还不敢断言。”

“连是否属实都不曾知晓，便敢胡乱妄言弹劾？”光武帝猛地撩起垂帘，将奏本摔于肖封面前。

肖封慌忙跪下以头触地道：“陛下，此事关朝廷脸面，涉及大汉与西域诸国邦交关系，臣不敢掉以轻心，才不得已闻风言事^①。万望陛下明鉴。”肖封随銮辇跑一阵，磕一头，说一句，连着三番才将话语说完。

光武帝闻言微微一怔，猛地摔下锦帘，用脚跺了三下辇板。梁松会意立刻喝道：“住驾，辇回御书房。”銮辇调转方向，沿原路返回。

光武帝才入御书房便高声喝道：“传大司徒蔡茂、大司空杜林即刻晋见。”

宗均应答一声出门传旨。肖封跪地膝行数步摇手劝阻道：“陛下，臣以为裴遵逼走十八国使节之事，有各国商人为证，未必有假，陛下即便传来司徒、司空大人怕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来。若要辨别此事真伪、洞悉其中隐情，陛下须问敦煌官吏才可。”

光武帝心想此言也是，瞪了肖封一眼，改变主意冲着宗均道：“你即去司徒府，查视一下可有敦煌来京的官吏。即刻带进宫来。”然后挥手示意肖封在门外候旨。

约摸小半个时辰后，宗均返回奏道：“陛下，敦煌郡龙勒长褚惟因调任扶风安陵令，正在司徒府内述职交割，已被臣带到殿外候旨。”

“宣他与肖封谒见吧！”

褚惟小心翼翼地跟随宗均进了御书房，跪地叩拜三呼万岁。

① 古时为确保御史不受阻碍地行使监督权，御史可不必拘泥事实，凡有举报即可自行查访。



肖封也俯首垂目跟了进来。

光武帝端坐锦褥垫上扫视褚惟一眼，见其五十来岁的年纪，身长七尺左右粗壮微胖，一对短粗眉水泡眼，说话音调不高，语气不急不缓，像是稳健之人。

光武帝一甩衣袖双手按撑住御案问道：“下面可是龙勒长褚惟？你何时离得敦煌？”

“回禀陛下，微臣褚惟一月前奉大司徒府之令卸任离开敦煌，昨日才抵达京城，望陛下恕臣有不恭之罪。”褚惟回答道。

“那十八国侍子逃离敦煌的事，你知其中详情了？”

“微臣当时恰在敦煌城中公干，内情略知一二。”

光武帝眼光盯着褚惟，腾地站起身缓步来到跟前，问：“你对朕实说，十八国侍子究竟为何离走？”

“回陛下，是……是……裴太守密令谢长史困其行为、断其粮草，致使其无法在郡府呆下去，实乃为郡府给逼走的。”褚惟以额触地，惶恐地回奏道。

“嘿嘿……！”光武帝冷笑一声，怒道，“这竖子头上长角了，竟敢拧着脖梗与朕作对，真是胆大包天。来人！宣裴遵来京，朕要当面问问，他究竟想干什么？”

肖封见光武帝震怒暗中一乐，不失时机地说道：“陛下，裴太守为何要如此大胆，逼走侍子？”

“无视国策、交恶邦国，慢国妄为，还问什么？”光武帝怒喝道。

褚惟插话道：“奏禀陛下，裴太守逼走侍子，其中怕另有难言之隐吧。”

“哼！败坏大汉名声，将我朝廷脸面丢尽了，还有啥难言之隐？”光武帝恼怒地哼了一声。

一旁肖封忙朝褚惟使个眼色。褚惟壮了壮胆子自顾继续说道：“裴太守逼走侍子，全是为防有人暗中与西域诸国勾结，日后于



我大汉江山社稷不利啊！”

“什么？”光武帝更为吃惊，诘问道，“你说什么？”

一旁肖封佯装手指褚惟责问道：“你可要对陛下说说清楚，裴太守惹出的祸端，咋又跟旁人扯上关系？别想用诳语来蒙骗陛下。”

褚惟俯首叩拜道：“臣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蒙蔽圣上。裴大人实是担心有人从中施诈，不得已而出此下策。”褚惟说完冷眼瞟了光武帝一眼。

“这人是谁？在使什么诈？你得给陛下说清楚。”肖封从旁极力诱说道。

“此人不是旁人，正是扶风班彪在假传圣命从中图谋！”

“谁？扶风班彪……？这怎么可能？”光武帝闻言大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你把详情如实报来，他如何假传朕命，从中施弄手脚？”

“那班彪自称奉圣命赴敦煌郡为朝廷行事，可抵达敦煌郡后，并未先与裴太守会面，反倒秘密前往阳关与鄯善等国使节接触，其后又在阳关开设茶楼，怂恿过往客商赴往郡府请愿，暗中鼓动西域使者与商贾轮番向裴太守施压。裴太守不知其中情由，出于内外压力拟同意具本奏请朝廷出兵。班彪这才佯装前往郡府见太守，力主自己带阳关司马孟文部出征……”

“孟文……？”光武帝打断了褚惟的话头，问梁松道，“这人氏名好熟，朕像有所耳闻。”

梁松启奏道：“此人可是随杜司空平定徐州的大功臣，还是陛下钦命的阳关司马。”梁松虽不明其中内情，但出于对班彪的好感，故有意造制现场轻松气氛。

肖封却不怀好意地补充道：“是啊！就是那个极力自荐要去边关带兵的班彪旧人。”



“班彪旧人……？”光武帝恍然大悟起来，可话才说了一半脸色渐渐变了。褚惟又趁机煽风道：“先是孟文请命赴关，班彪又极力自荐要带其出兵，其中不怕有什么玄机吗？裴太守警觉其用心，怕闹出大乱来，所以……”

“一派胡言！”一旁梁松听耐不下去了，忙出声斥责道，“班先生忠于朝廷，身负顽疾而仍在为国家尽力，你怎可仅凭道听途说，胡乱猜度班先生心怀叵测、图谋不轨？你反倒是居心何在？”

“是啊，那褚惟为何如此血口喷人，究竟居心何在？”罗氏听宴友一说，立刻按耐不住心中怒火，杏眼圆睁拍案起身嚷嚷道，“叔皮抱病为大汉江山奔走呼号，舍己为天下百姓劳神操心，今却无端遭此小人恶意中伤，实可恶之极！”

“这褚惟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在圣上面前大放厥词，诽谤我家老爷？”雍丫头深感气愤，快人快语地抢着问。

“你们还不知道，那褚惟便是当年在徐县被正法人狱的褚堤的同宗兄长，当年受褚堤一案牵连，由睢阳令降职为龙勒长。这个中原由你俩也该猜个明白了吧！”宴友一语点破道。

“原是小人挟嫌报复，暗中图谋叔皮。”罗氏等人恍悟，又问，“那驸马爷梁家大公子怎不揭穿他们的用意？”

“梁家公子也是事后才弄清他们之间关系的。”宴友继续说道。

褚惟被梁松一阵责骂，吓得伏地不起，不敢再言语。可肖封仍不善罢甘休地继续火上加油，阴阴干笑道：“嘿嘿，班彪此番西去，放着高平大路不走，却特意绕道金城，恐怕不是道听途说吧……”

梁松见肖封一再胡言乱语，会招致圣上对班彪不利，故又制止道：“住口！陛下日理万机，哪有空暇听你俩没咸没淡地东拉西扯？再说班彪走哪条道关你何事？难道这事也能臆断班彪包藏祸心？”



“呵……”肖封冷笑一声，“班彪原本走哪条道是没大不了的，可司马爷您不会不知道今夏金城羌地内发生的故事吧？”

“牛邯平定羌乱与班彪有关？”光武帝惊愕地反问道。

“陛下，据臣所知护羌校尉牛邯剿除封何羌乱，受的是班彪的指使，用的是金城单勇的人马，助的是当年窦侯爷册封的五羌首领袍罕滚。梁大人！”肖封扭头朝梁松瞥了一眼说，“这单勇是班家旧人不假吧？牛邯的护羌校尉又是班彪通过大司空杜大人向朝廷力举的没错吧？我就不明白了，事咋就这么巧，班彪一抵达金城，那些与他有旧的人便不约而同地齐聚在一起。你敢说此事背地里就没腻味？”

光武帝、梁松被肖封一席话说得不知所对。光武帝不由眉头紧锁，双眼盯着肖封一语不发。梁松也不知该说什么了。

肖封见自己话语凑效，趋前半步轻声道：“陛下，臣原本也不相信班彪会心怀不轨。可是陛下想过没有，班彪极力主张兵出西域，他是为国一统，联结西域，还是想拥兵据地？如后者麻烦可就大了。那时，南拥五羌联盟之属，西得三十六邦国之助，加上遍布于凉州各郡内的家人故旧，河西之地将尽在其掌握之中矣。”

肖封见圣上未加制止，便越发大胆起来，高声说：“陛下，你可别忘了……”

“放肆！”光武帝转身斥责道。

“微臣该死！”肖封自知失仪，忙伏地自抽脸面谢罪，未出口的话顿时给吓得缩回肚内。

光武帝不满地瞪了肖封一眼，不耐烦地说：“大呼小叫，口无遮拦。好！你说，你说下去。”边说边返身落回御座。

肖封惶恐地抹了头上一把冷汗，接着说道：“臣并非说班彪会步当年隗嚣后尘离经叛道，拥兵一地。但是，班彪久在河西，深谙各处兵要地志，又与朝中众多重臣相交甚厚，更与东海王有师徒之



谊。一旦陛下万年之后，那太子和东海王……”肖封这才将主旨扯出来，这恰恰是光武帝久藏胸中的一块心病，一个无言名状的心结。

光武帝脸色越发难看起来，拍案甩袖起身踱至窗前站立不语。梁松担心肖封如此肆无忌惮地诽谤班彪，又将矛头暗指杜林、窦融等世交叔伯，如此下去，说不准会将父亲梁统也给牵扯进来，故不由怒火中烧，不顾朝堂礼仪，跨步上前一把揪住肖封的衣襟怒骂道：“无耻贼子，你竟敢在陛下面前满嘴胡言诬陷重臣，想找死不成！”说着猛地将肖封一拉一纵。

肖封未料到梁松会当着圣面动粗，不曾有所防备，一个踉跄跌个仰面朝天，立马咧嘴哀号起来。

“放肆！住手！”光武帝见梁松动粗，忙转身阻止。梁松只得含怒退至一旁，侧目怒视肖封、褚惟二人。

光武帝喝止梁松后，仍许久没有说话。他当然不信班彪会谋兵据地，但肖封所说的后一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而且一旦出现后果就十分可怕。历史上诸子宗亲为皇权而兄弟相残杀戮的事件不堪胜数，更何况身为长子且早已受封太子位的人，真能甘心被废屈为人臣？

光武帝想到此处，内心不由打起寒颤，眼前浮现长子刘疆那付丧魂落魄、神智迷乱模样来。光武帝至今不能释怀的是班彪何以入王府，刘疆便人样大变？难道班彪在向其传授韬光养晦、卧薪尝胆之计？疆儿与班彪今日所为有关吗？原本生性多疑的光武帝，顿时疑虑大增。

肖封、褚惟见光武帝自顾低头在御书房内来回踱步，摸不透圣上内心想法，惶恐地蜷伏于地不敢吭声。

许久，光武帝缓步踱到肖、褚两人面前，正色道：“肖封，你妄议朝政，以虚妄之言揣度朝廷重臣，其罪当诛。但朕念你对朝廷一片



忠心，不忍心重责处罚你，现贬你为太子洗马^①！日后如再敢胡言乱语，朕定斩不赦。退下吧！”肖封战颤着磕头谢恩，拉着褚惟一起退出御书房。

梁松心有不平地道：“陛下，肖封如此诋毁大臣、扰乱朝政，倘若不严加惩治，多少重臣将要为此寒心……”

光武帝背身而立，抬手制止梁松继续说下去。少许，转过身来，神色凝重地轻声道：“书谕吧！”

梁松无奈只得应答一声，将一幅白色绢子摊在案几上。光武帝目光遥望窗外，提笔叹道：“世事不测，万事难料。”说罢俯身挥毫疾书。“……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书毕，遣谒者宗均率飞骑送往敦煌郡府。临行，光武帝密嘱宗均暗中一路察访班彪踪迹，返京务必如实禀报。

罗氏听完宴友的叙述，长叹一声，道：“君信如流水，腹背常无形，叔皮一心为……国，却不该忘了这古训啊！”说着气得咳嗽起来，雍丫头忙起身轻轻抚拍罗氏后背，顺手递上杯热茶。

宴友见场面气氛有些尴尬，忙岔开话题，问：“弟妹，我那大侄子呢？在家没惹你生气吧！”

“固儿倒挺乖巧，很是听话孝顺。”雍丫头抢答道。

“那还用说，俩弟妹亲自调教，准错不了。”宴友想让罗氏情绪平静下来，故意笑呵呵恭维道。

“伯父大人好，小侄有礼了！”班固不知何时出现在宴友身后，正朝其施礼问安。这班固自他父亲西赴敦煌后，终日相陪在俩位娘亲左右，端茶送水服侍前后。空暇之余便诵经习文、吟辞作赋异

^① 汉代官职名，隶属太子少傅，为比六百石级官吏，职如谒者，掌管传达，太子出则为前导。



常用功。孟冀也时常来走动，从旁指点学业，故班固的学业突飞猛进，不仅熟读《诗》《书》《礼》等经典，而且博贯载籍，会通春秋三传。喜得两位夫人暗中称道：“固儿日后必秉承家源，成一代儒学宗师。”

“呵呵，咱家大侄儿越发英姿勃发，真让老夫欢喜不已啊！”

“大伯，你别总这样夸他，会把他宠坏的。”罗氏见宴友如此说话，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宴友抚掌大笑道：“你府上这两小子个个聪明伶俐、文武兼备，还真对我心思。弟妹啊！咱家六丫头额儿已过年十一了，不如送我个女婿吧，咱做个儿女亲家如何？”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你看中咱家哪个混小子了，大伯你说！”韩莲一听立马高兴地拍手叫好。

“这两孩子，我自幼看着长大，个个才俊出众，只要弟妹们不怕孩子受委屈，给哪个都成。”宴友爽朗地大笑道。

“瞧大伯说的。要真是能高攀侯门这桩姻亲，咱感激还来不及，哪敢说委屈呢？不过……你可是说晚了一步。”罗氏直面道。

“怎么？”宴友一听，瞪眼打断罗氏的话头问：“听弟妹话里意思……俩孩子都已……”

罗氏抿嘴一笑，说道：“大伯你先别急，待我把话说完。月前，莲妹她兄嫂俩已把话给挑明了，愣说是看上咱家固儿了，说等叔皮回来就定聘。要说由着你挑，怕是不成了。你真要是喜欢，超儿行不？”

“哎唷，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俩孩子我都喜欢，不过超儿喜动尚武更对我的心路。咱就这么说定了，你俩可不许反悔啊！”宴友认真地说道。

“哪能呢！有大伯这句话，算是咱家二小子的福气了，咱姐俩高兴还来不及，哪敢反悔呢”韩莲大喜，忙不迭先谢了宴友一声，随